

2020遇见边关·清明节特别策划

一座无名烈士墓碑面朝大海默默伫立，悄然间已是一个甲子。清明节前夕，细雨霏霏，为石碑洗去风尘。那年轻的生命，一去不归还，留下亲人半世寻找，一生牵念。‘敬礼——礼毕——’指挥员敬礼，数十名官兵动作齐整。在放下手臂那一刻，官兵眼里噙着泪。向烈士敬礼，为那些孤独长眠的岁月，为英雄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让烈士有名，寻找烈士的生平就是寻找我们的根，就是续写我们的精神图腾。有官兵的陪伴，独行不会孤单。他们守护的时光静好，当正如英雄之所愿。

——编者

寻找，让独行者不觉孤单

齐永辉 王浩权 本报记者 李怀坤

八、烈士无名

一座无名烈士墓，坐落在祖国东海一隅东台山上。小岛偏远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，是福建距离公海最近的“三无”岛屿。远离繁华，岛上世界寂静无比，夏季山花摇曳，冬季海风轻吟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自从驻岛官兵迁防至驻防条件较好的西台山岛，岛上再不见人间烟火，只闻鸟鸣虫吟，只见星河灿烂。时光更迭，守护在西台山岛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一连官兵走了又来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一水之隔东台山岛上的无名烈士姓名谁也没人能说得清。

“你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的忠魂有人铭记。”烈士无名，海浪和海风传颂着英雄的故事。偶尔有往返东海深处的渔民在这里避风，他们会爬上山顶祭奠烈士，把一束山花、一瓶白酒摆放在烈士墓前。

又过些时日，官兵到东台山岛巡逻并扫墓，看到渔民摆放在墓碑前的物品，不禁感慨连连。

让晚归者有人陪伴，让独行者不觉孤单。

缅怀烈士，是驻守西台山岛海防官兵的一项传统。闫蒙蒙“接棒”连队指导员时，这个传统已在连队传承了几十年。

“烈士哪里人，因何牺牲，他的家人都好？”第一次到东台山岛巡逻，伫立在朝阳照耀下的山巅，望着浪花拍岸，一个个疑问萦绕闫蒙蒙脑海，再也挥之不去。

“让无名烈士不再无名。”成为闫蒙蒙记挂在心的一件事。

就这样，闫蒙蒙开始了自己的追寻之旅。他先是打电话给熟悉的几位退伍老兵，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大家都无奈摇头。

闫蒙蒙又向上级了解情况。根据资料记载，东台山岛驻军于1976年已撤防，加之部队数次整编，想要寻找几十年前牺牲的烈士生平，负责这项工作的政治工作部干事表示“一时无从详细考证”。

闫蒙蒙想起世代生活在西台山岛的几户渔民。这天，他和战友来到王华英老人家，老人已在岛上生活了几十年，平时以打鱼为生的她，也帮人看病行医。

年逾六旬的王华英老人回忆，烈士墓早在她刚记事时就有了，她的父亲曾讲过，“烈士是在抗击台风时牺牲的，小伙子很年轻，个头不高，能一次



图①：将山花撒入海中，连队官兵祭奠兰桂森烈士；图②：为烈士扫墓；图③：当年颁发给兰桂森家人的烈士证书；图④：被岁月尘封的木质烈士光荣牌匾。刊头图片：连队官兵迎着朝阳巡逻岛屿。

挑两筐石头上山。”只可惜，王华英的父亲已故去，留下的信息只有这些。

这次探访，王华英老人将早年在岛上服役的老兵周振良的联系方式交给闫蒙蒙。周振良曾在岛上守防26年，退伍离岛后一直与王华英一家保持联系，老人说“他也许能帮上忙。”

二、“是他，就是他”

第二天清晨，闫蒙蒙拨通了周振良的电话。

“我刚上岛当兵，班长就说过烈士名叫‘兰桂森’，好像是福建福鼎人。”电话那头的周振良语气平静，闫蒙蒙心潮澎湃。

挂上电话，闫蒙蒙赶忙向上级机关报告。他寻找烈士家人的想法，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支持。很快，在逐级上报请示后，他得到上级允许：到烈士家乡走一趟，寻访烈士家人。

下岛那天风大浪高。经常往返西台山岛，接送官兵出岛的渔民高海燕一边掌舵一边对闫蒙蒙说，他的大哥就是在1958年的强台风中由驻岛官兵

帮忙接生的，他也曾听父亲说起过，“哥哥出生那年，一位叫兰桂森的战士牺牲在东台山岛上。”

和暖阳光，透过窗户照在木质书架上。福鼎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，一位工作人员从其中一个书架上，取来一本《闽东烈士名录》。

闫蒙蒙静静翻阅这本手抄名录，只见“兰桂森”3个字赫然在列。

“兰桂森，福建福鼎市管阳镇乾头村人，1958年3月入伍，同年9月，在东台山岛因抗击台风不幸殉难牺牲……”

“是他，就是他！”闫蒙蒙看着名录上这行蓝色小字，内心难掩激动。

一天后，在地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下，闫蒙蒙来到闽东地区一个小村镇。

推开僻静小院的大门，眼前的院落格外整洁，一位老奶奶正和家人在阳光下聊天。此刻时光静好，一如烈士当年所愿。

“这里是烈士兰桂森的家吗？”闫蒙蒙说明来意，也把自己一路寻找烈士的经历告诉老人。老人赶忙把闫蒙蒙请进房间，原



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“雪山作证，我兑现了40年前的承诺”

本期观察 宋小理

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昆木加哨所值班的电话响起，值班干部、哨长土旦旺久接起电话。

“我是1958年昆木加的老兵张维祺，清明节将至，想请部队战友，再替我看望一下烈士陵园里的老战友。”说到“老战友”时，已经88岁高龄的张维祺声音微微有些发颤。

61年前，张维祺接到上级通知，赴高原参加战斗。才结婚两天就要离家，张维祺一边打背包，一边对妻子说：“完成任务就回家。”

这一去就是一年。他和战友一起，每人负重约35公斤全副武装急行军，随部队翻过雪山，赶着骡马远程奔袭到某作战地域，架设起该地域第一部无线电台。激烈战斗中，副团参谋李怀春、政治处主任李永树、通信参谋李怀春等多名战友相继倒下，长眠雪山……

多年后，70多岁高龄的张维祺回到哨所“探亲”。官兵陪同张维祺沿曲折山路来到后山，他昔日的战友就长眠在这里。

进入陵园，张维祺老人激动万分。那些冰天雪地里的战斗画面，战友们英勇奋战的情景，又一次浮现眼前……走过一个个烈士墓，老人已是泪眼模糊。

张维祺把墓碑看了又看，却找不到“盛永琛、李永树、李怀春”等一些熟悉的名字，战友陪同祭奠的哨长土旦旺久说，战斗胜利后，一些烈士的遗体陆续从雪山上被找到，继而安葬在这里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无从考证，他们中很多人的身份信息已无法辨识。

“这里长眠的烈士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雪山英雄。他们的墓碑无字，雪山永远铭记他们的忠魂。”土旦旺久说。这一次“回家”祭奠烈士，在海拔4400米的荒凉高原，张维祺让女儿带来了一箱苹果。

老人至今记得，一次激烈战斗间隙，一位年轻的战士曾对他讲：“若有一天活着回家，真想吃一口苹果。”

那次交流以后，张维祺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战友，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但战友的瘦高身型、白脸庞，却一直深印老人脑海。

挪动步伐走出烈士长眠地，仰望喜马拉雅山上圣洁的冰雪，张维祺说：“雪山作证，我兑现了自己40年前的承诺。”

40年前，张维祺转业回到云南昆明。他念念不忘哨所战友，经常写信、打电话询问战友情况，并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多次寄来许多书籍。

15年前，昆木加哨所官兵收到一批从昆明寄来的包裹。大家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700多册科技、文化书籍。这批书是张维祺特意寄给哨所捐赠的。

翌年，张维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哨所执勤生活条件发生的崭新变化，心里高兴万分。为此，他又一次用积蓄购买《计算机应用》《公文写作大全》等图书寄到哨所，并写信勉励战士们用心学习：“寄来图书，请闲翻闲阅，必有所益。人在昆木加，心里装着世界。”

就这样，自2004年以来，张维祺给哨所寄来了价值数万元、共计3000余册图书，这些沉甸甸的书籍，承载着这位耄耋老人对哨所无限眷恋的情怀和对这片土地的赤诚。在今年清明节到来之际，他再次给部队打电话，嘱托代为看望一下昔日的战友，也听一听新战友的声音，他说：“一想到咱们的部队一天走向强大，心里就充满活力和力量，仿佛自己又年轻了10岁。”

英雄魂归有处

直到台风过境恢复通信后，兰桂森牺牲的消息才传回后方，全家陷入悲痛。此后多年，兰桂森的父老曾多次要求上岛祭奠。但小岛路遥，受当时交通条件限制等，烈士家人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。

后来部队从小岛撤防，烈士父母又先后离世，一家人渐渐与部队中断了联系。



他拿出手机，手指划动相册，为雷菊香的照片，兰桂森烈士的侄子兰进田一张张翻看，西台山岛的海景，当画面转至烈士墓的一刻，兰进田也泪流满面……

英雄魂归有处。今年3月16日，一座崭新的花岗岩墓碑被运上东台山岛。“兰桂森烈士之墓”几个金色字样，在湛蓝的海天衬托下愈加耀眼。

墓碑正上方一枚鲜艳的五星，令人想到烈士驻守小岛的青春芳华。

这天，海风轻轻从耳畔掠过，林间茂密的马尾松簌簌作响。闫蒙蒙站在山巅望着远处的夕阳，时光仿佛回溯到62年前——

脸盘白净的兰桂森，在海滩上奔跑，在山巅眺望无垠海面，他的笑容活脱脱像个孩子，他帽檐上的五角红星闪烁着光芒……

这是一场迟到62年的祭奠。今年年初，在旅队帮助下，兰进田和家中另外几个同辈兄弟一起上岛，哭倒在伯父的墓碑前……

那天，兰进田和兄弟下岛时，拉着闫蒙蒙的手含泪致谢：“母亲让我转达我们全家的感谢。你帮我们找到了亲人，帮我们一家人了却了一个牵挂半世纪的心愿。”

此刻，一股暖流浸润闫蒙蒙的心田，他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。

“兰桂森长眠在他守护的岛屿，有海防官兵陪伴，有亲人挂念，每天听浪花欢笑，看星河璀璨，他再也不会孤单了。”闫蒙蒙说。

成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回到家里。张天聪渐渐懂得了父亲，懂得了深沉的父爱。

那一年，张天聪考上东北大学国防生。4年后，成绩名列前茅的他，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边防部队，任职后又申请到了驻地海拔最高的天池哨所。

怕母亲担心，每次打电话，张天聪都告诉母亲，这里有最美的雪、最纯净的湖。

每次听儿子介绍边防哨所风物人情，母亲既感动又心疼，因为她知道儿子张天聪已经长大了，她知道儿子和他的父亲一样倔强，一样心里有着属于自己的家国衡量。

风越吹越紧。巡逻队攀上山巅一处点位，在这里可以眺望天池全景。张天聪捧起一捧雪，轻轻地洒向远方，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祭奠爷爷。又是一年清明时，张天聪思绪久久难以平复，风雪模糊了他的眼睛，却让他脚步更加坚定。

像祖辈父辈一样，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张天聪觉得自己又要出发了！

出发，将牵挂装进背囊

■柯青坡

巨大冰镜映照着天空。眼前景致，绝美却略显寂寥。

呼啸的风声，淹没喘息声，张天聪在前方带路，不时拿出望远镜观察着边界上的风吹草动……

3月22日这天，是张天聪父亲张力的生日。像往年一样，这天启程上哨前，张天聪给父亲发去一条祝福短信：“爸，生日快乐。”

只言片语，字短情长。多年来，这对同样不善言辞的父子，都喜欢用短信的方式表达情感。任务来了、过年过节、心里有话……张天聪都喜欢“写”给父亲。

时间回溯到张天聪的中学时代。“最近成绩有所下滑，别总心不在焉，再这样请你家长到学校。”一次，班主任老师严厉的话语，冰雹一样砸在张天聪心上。年少的他望着老师，眼神里写满倔强：“我没有家长！”

班主任老师沉吟片刻，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刺中了少年内心脆弱的部分，便耐心地劝道：“天聪，以后学习要用功了。”

那时的张天聪一直不明白，为何自己的童年父爱时常缺席。记忆中，父亲总是那么忙碌，每次生病去医院，他身边只有母亲一人陪伴。

让张天聪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夏夜，母亲一手撑伞，一手抱着烧得昏昏沉沉的儿子，艰难地站在路边拦出租车去医院。渐渐长大，张天聪问母亲：“为什么爸爸总是不在家？”

母亲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你的爸爸是一名工程师，在很远的地方研究装备。妈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只知道他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”

妈妈还告诉张天聪：“你是家里的男子汉，要学会坚强，要更加勇敢。”

张天聪的爷爷张金声也是一名军人，参加过抗美援朝。从部队转业后，许多老兵选择回到老家生活，家乡在河南的张金声却默默选择了北大荒。

那年，父亲张力高中毕业，成绩优异的考取西北某大学。张金声自作主张，替张力选择了航空材料专业，一再叮嘱张力“将来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”。

几年后，爷爷张金声去世。张力告诉张天聪一个“秘密”：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爷爷和他的班长在转移阵地时被敌机发现，一枚炸弹袭来，班长一把将爷爷推进壕沟，自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……

战争结束，张金声和班里其他5名战友，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设北大荒，选择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

张天聪高考那年，父亲已结束任务



张天聪在巡逻途中。

图片由北部战区陆军天池哨所官兵提供

清明前夕，长白山天池哨所官兵在哨长张天聪带领下，开始了每天一次的徒步巡逻。临行前，张天聪逐一检查战友随身携带的巡逻装备，叮嘱大家系好防寒靴上的防滑链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凛冽寒风中，官兵们互相扣好安全绳，踏上巡逻路。在茫茫雪峰上攀援，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。他们脚下，清澈的天池仿佛一个